

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

寇停肘木而控弦伯氏躡億仞而金踵呂梁

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鷺之翩翩離朱觀毫芒於百步貢獲効臂

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

千郢人奮斧於臯望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

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

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

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爲攻

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住自然有身而

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

學仙亦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十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守二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桔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稍爲無焉

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

孔晉野揚聰不能尋其首聲乎窈冥之內猶

彷彿涉楮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

言乎遯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

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

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著得之而靜圓者得之

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抑強名爲

道已失其真況乃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折使

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

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

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順其神

以粹素掃除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恩遭

害真之恩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

福而福來不懷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

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

不能守真無杜遏之念括愛嗜好之搖笑馳

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盪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

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其宰肥腯沃

酌醕醴撞金伐革謡報蹠躍拜伏稽顙守諸

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銜消於役用煎熬

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夙卧濕而謝罪於靈

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怡

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

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謂也禍非禋祀所禳也

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

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

非族鬼不享淫祀皂祿之巷不能紓金銀之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

尊卑兩絕況於天神雖雖清高其倫異矣貴

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

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

金之賂大牢之饋求令名於明主釋愆責於

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  
名雋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冥  
其曲祐未之有也夫慙德之主忍詬之臣猶  
能嘗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  
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  
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  
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  
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  
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被無文而不能  
免五祚之祖孫主貴侍華嚮封以往爵而不  
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  
不豐釆信之非不欵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  
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  
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盧江罷  
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  
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  
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畜實  
不大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  
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  
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率皆妖偽轉

相誰惑义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  
能返其大迷不務攀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  
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  
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害不訾富室  
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  
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  
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  
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劫剝或穿  
窬斯潛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  
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  
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  
衣衾之周使戶朽蟲流良可憐也愚民之蔽  
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  
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  
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  
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  
凌有司亡命遁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  
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  
見此理不在其位不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  
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  
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  
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竝云  
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  
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振腕發憤者也  
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  
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  
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

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  
致之大辟購慕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  
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  
凍餓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患也曩者有張  
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  
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詭眩黎庶糾合羣愚進  
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  
中二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然生血食獨有李家道

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  
割市貿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  
或數十人厨費亦多至復未統爲清省也亦  
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  
余答曰吳太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  
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  
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  
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  
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  
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  
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  
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  
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  
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  
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  
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  
三部符導引日月行而已了無治身之要  
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  
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  
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兼老羸

梓起止嚙噯目瞑耳聾齒落髮白漸又昏耗  
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爲寬故  
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  
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盧寬亦得溫病託  
言入盧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實者猶復謂  
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法  
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  
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  
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  
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  
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  
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  
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莫得  
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  
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  
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罝  
以捕麋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  
乃以一頭置罝中而去本主來於罝中得鮑  
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  
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

權藻枕鍾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  
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  
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  
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  
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  
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  
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  
目痛者陰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  
目愈者謝以一鵠其目偶愈便殺鵠祭之傳  
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  
同來諸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  
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  
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  
數片餅以歸天熱過墮彭氏墓口樹下以所  
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  
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  
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  
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右

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遠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鷄肋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

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塚多水

塚中多石及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

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

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

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

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

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

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

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

無神官中禁止遂墳塞之方絕又興古太守

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

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

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

登視雙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勑諸求治病者雖不便

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

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

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  
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  
小點而大愚闇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

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祭祀所謂神者皆  
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

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  
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

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今難老遲

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

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

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

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

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

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

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

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蓑笠者蓋以

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

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煙交則知裸體

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路立者

之劇矣不可以薺菱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  
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